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北遊記 卷一

玉帝設宴會群臣

卻說隋朝煬帝臨天下。忽一日，玉帝降下玉旨，在三十三天兜率宮設宴，會浮天君、張天君、許天君、立天君、葛天君等。眾天君得旨，各各依次而到。朝見山呼畢，玉帝曰：「孤立極有五百劫，晝夜勤勞。細觀孤之中天，不如西方之萬一。今會卿等，欲圖一路而得往西方境界，脫離劫數，聽佛說法，則孤萬無憂也。欲行不能，今會卿等能代孤設得一路者，卿之功也。」眾真君奏曰：「在凡修仙七世，並無破戒，方為陛下。在凡人道九世，先要破戒，方轉西方。陛下原是修仙，安能入得西方？欲脫生死，不免去凡胎出家修行，方能成佛。如其不然，則不能也。」玉帝聞奏，不覺放聲長歎，便有思降之意。忽見對面有一金花樹，毫光燦燦，有金花起。玉帝問曰：「前面是什麼毫光閃閃，令人可愛。」葛天君出班奏曰：「此非別物，乃是南方巽宮九重天外，劉天君家內，有一金花樹，其名曰接天樹。其樹能聚諸寶貝，此是寶光起，方才有金光照耀。」玉帝聞奏，即宣南方火德君進朝，命去劉天君家討此天樹。眾臣退朝，星君謝恩出朝，直往南方巽宮劉天君家討接天樹不題。

卻說劉天君正坐之間，忽見使到，接入坐下。劉天君問曰：「使命大人至此，有何旨意？」星君曰：「聖上設宴，忽見貴宅寶樹，毫光閃閃，聖上愛之，命下官造府，要討此物。」劉天君曰：「要此安敢不從？但吾世代接續有此樹，樹中有七寶常時而出。聖上若要此樹，恐動之，七寶散去，不會有光，又恐不發。其實無用。煩使命大人回奏玉帝，免致害卻此物可也。」使命聞言告退，回奏玉帝，奏明前事。玉帝聞奏，大怒言曰：「吾為一天之主，倒不及劉天君家有此樹，能生七寶，光現照人，妙不可言。」又問眾臣曰：「其樹要何人常得享用？」眾臣奏曰：「此樹惟有劉天君子孫方得管理享用。」帝聞奏。忽然失聲歎曰：「如何能得到他家做個子孫，得享用此物，孤心足矣！」眾臣聽罷玉帝之言，個個大驚，出班奏曰：「聖人不亂言。聖上既出此言，必當改位投胎。」玉帝心意，只想那接天樹，不願降生之苦，亦答曰：「依卿之言，孤去則誰為主？」眾臣又奏曰：「陛下三魂化身，當指一魂化身，去降生投胎。」玉帝聞奏，聽說要他三魂指一魂去，不覺下淚。眾臣奏曰：「陛下聖言一出，安可食之？無信不立，陛下宜速發旨。」玉帝曰：「雖孤今日指一魂化身降生，何日完之？」眾臣奏曰：「陛下勿憂。功成完滿，依舊還原。」玉帝只得指一魂化身，眾臣各起一道金光，直送往劉天君家去降生不題。

卻說劉天君與紅蓮公主在後花園賞玩，偶見一道金光自天心而降，內有四門天王、八大金剛、九條青龍隨行，捧一個金盤，盤內捧著一個孩兒前來，直到園中。公主問劉天君曰：「此是什麼物？」劉天君曰：「必是一大貴人有難，欲投胎托生者，我與夫人當拜之。」公主聽夫之言，即焚點好香，二人虔誠禮拜。只見金光漸漸而近，投入公主懷中。劉天君大喜，望空拜謝。不過一月，紅蓮公主有孕，說與天君得知，天君大喜，言曰：「既是有孕，其孕必是貴人也。」時光似箭，不覺一年矣。至元皇三年九月初九日，異香滿室，公主忽然疼痛難禁，生下一子。四方八面，雲霧罩，不能見人。使婢出報天君，天君大喜。即取名叫做劉長生。

光陰如梭，又過三年。長生一日問父母曰：「我家有好寶物否？」父母曰：「我家有接天樹，毫光閃閃，紫氣騰騰，善生七寶。前數年玉帝愛之，亦曾來討不與。」兒曰：「有此好寶，可去看看。」劉天君不阻，與長生去園中看接天樹。長生入園中，果見其樹，毫光衝漢表，紫霧入雲霄。心中大喜，朝日將香致於樹下，供養接天樹不題。

卻說樹中原有多寶如來、寶勝如來，妙色如來、廣勝如來、離布裡如來、甘露王如來、無量壽如來，以上七寶如來常存此樹，才有此好處。眾如來見玉帝出身在此，如此慇懃供養，不敢當供，商議而去。長生一日又入園供養，那樹皮葉欲枯，無一毫光。長生大驚，觀之良久，自言曰：「昨日來有寶，今日為何無矣。必有其故，且看明日有無。」言罷出園不題。

卻說七寶如來不知玉帝來意，見玉帝朝夕慇懃供奉，眾人商議，即入三清殿去問三清天君，察玉帝來意。如來到三清殿，見三清天尊，相見禮畢。眾如來言曰：「某七人世居此府。今有數百餘劫，不知玉帝來此投生，每日虔誠供養某七人。某七人不敢當玉帝供養，離接天樹，逕到寶殿請教。不知玉帝來意為何？」玉清、上清、太清三清天尊歎曰：「我若不說，汝等果不知之。玉帝因一日設宴群臣，見對面金光燦燦，不知是你七人金光現。玉帝一見，即問群臣。群臣奏說是劉天君家接天樹。玉帝見有寶光，便起貪心，著使去取不得，又問眾臣，說：『這樹我甚愛之，今討不來，要甚人方得此樹？』眾臣奏說：『他家子孫，方得此樹。』玉帝聞奏，貪心不止，忽然失聲歎曰：『若能得為他子孫，得享此樹，則心足矣。』眾臣聽說大驚，即奏玉帝，要其降生。玉帝無奈，只得將一魂指一化身，投入劉天君家去投生。今見汝七人，乃前貪心未了，故見汝等以厚幣供之。今玉帝因貪心混入塵勞，聖心欲絕，恐難復歸，倘萬一不然，亦是因慕汝等而起，汝等亦不便。汝七人可著一人，變做道人，去勸他修行；著一人又變做一道人，在於接天樹下，待那長生若來供養，見樹枯而不耀，必然有怒，若見你在樹邊，必說寶是你盜去，害殺那樹，要計較你之時，汝可顯出神通，點化他修行便是。」眾如來聽罷，拜辭了三清天尊，變作一道人，故意來到劉家樹下坐定不題。

卻說長生頭一日到後園，見樹欲枯，寶光頓絕，心甚憂悶。第二日又到後園，其樹漸漸欲死，絕無毫光，心中大怒。忽見一道人在樹後。長生向前扯住言曰：「我只道其樹因何而死，寶貝絕無，原來是你這野道盜去！」那道人半言不答，只微微冷笑而已。長生大怒，扭出後園於廳堂中審問。其道人只又是微笑而已。長生見問不答，用棍亂打，棍已斷又不叫苦；又用刀斬之，刀又斷，道人變一道金光而起。長生大驚，望空拜曰：「不才不識老仙，誤犯仙體，乞恕前罪。」那仙答曰：「某非別人，乃是你樹中七寶之身，入在你家常出七寶者。」長生曰：「何故倚樹為光？」仙曰：「某兄弟七人，為天宮無寶，故倚樹化身，顯耀三十三天，以顯神通。」長生曰：「你今要去何故？」眾如來曰：「前者天宮無寶，則我兄弟顯耀；今者天宮多寶，不見我等神通，某等要去耳。」長生曰：「天宮若寶多，望眾如來帶我去。」眾如來曰：「欲到天心，當別恩愛。如存貪愛，則難行矣。」長生曰：「若眾仙長肯不見棄，小人拜別父母就來。」眾如來答曰：「可。」長生即入後堂拜辭父母。要入三十三天。劉天君與紅蓮公主苦留不住。已見九重天內，忽然一道黑雲，漸漸而近，起一陣狂風，將小兒抱出宮外。黑雲一散，劉天君夫婦不見了孩兒，大哭一場不題。

眾如來將長生抱出宮外，直引去三清殿見三清，眾如來稱說前事。三清見長生，長生下拜，三清請起列坐。三清曰：「你可認得我等是甚人？」長生曰：「平素未面，不認列位仙長。」三清笑曰：「你知爾自己前生是甚人？」長生曰：「小子其實不知，望眾仙長明以告我，倘得仙緣有分，沒世不忘。」三清曰：「你可在後堂照天鏡中，照看你是甚人。」長生即往後堂境中一照，見鏡中是玉帝相對。心中大驚，出告三清曰：「小子往鏡中一照，鏡內卻是玉帝形象。莫非前身，原是玉帝乎？」三清曰：「然。」長生曰：「我前身若是玉帝，緣何又出三十三天，九重天外投胎？」三清曰：「你是玉帝身內一魂，因前生見到劉天君七寶樹放光，便起貪心，甘脫生死，故即墮出九重天外，以了貪心。」長生曰：「何得再復前身真正之身？」三清曰：「此亦不難。汝要復前真正之身，除非要修行為正，學道全真，才能返本還原。」長生曰：「今在天上，往何處修行！」三清曰：「天中無苦，欲要如前，除非入凡。」長生曰：「仙胎焉能入凡？」三清曰：「汝若肯苦心修行，中界有一蓬萊山，乃天下第一名山，等我眾人作法，將汝打下中界便是。」長生曰：「茶飯誰侍？」三清曰：「饑食青松，渴飲甘泉。」長生曰：「修行得復原身，情願聽教。」三清即於袖中取出如意花一根，吩咐長生閉了兩眼，用手望長生一打，打入中界蓬萊山中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哥閣君臣遊獵

即說哥閣國成安王一日出下聖旨，同文官張明、李滔，武官劉飛虎、鄭正等，兩班文武，整頓弓箭，前往蓬萊山，去遊山打

獵。眾臣領旨，各個披掛隨駕而行不題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長生自從被三清打下蓬萊，立一茅庵修行，饑食青松，渴飲甘泉，不敢擅離半步。在山修行，有二十年矣。一日正在山中打坐，山中各獸，被國王軍馬趕迫，俱至長生禪前，跪者跪，拜者拜，叩首者叩首，鳴者鳴，叫者叫，俱有悲慘驚慌之狀。長生雖未見國王追趕之情，觀各獸之慘容，若有似投人之狀。長生問各獸曰：「某觀汝等之來意，莫非有難，望吾救汝等乎？」於是眾獸各點頭鳴。長生曰：「既如此是，可居某山後避之。」各獸聞言，急急走入庵後躲避。不一時，成安王同眾臣蜂至。王問長生曰：「汝在此可見有獸來此否？」長生端坐不應。又問，長生又不應。王大怒，遂傳旨，令武臣去其四肢。長生又微微而笑不應。國王大怒，向長生言曰：「汝敢笑我不能去汝之頭乎？」即命武士將此道人分屍萬段，霎時間雲迷天地，依然本身，合足又為原人。國王大驚，合掌下拜言曰：「寡人凡夫肉眼，不識天仙，有犯天條，乞天仙發慈悲之心，赦寡人前過。請天仙同寡人回朝，寡人辭群臣，同天仙到此修行。」長生歎曰：「陛下就是仙人，何求道乎？」國王再三哀告，求長生回朝，一心要出家修行。長生拈筆題詩一首與國王，國王覽云：「自入蓬萊二十年，饑食青松渴飲泉；我在本庵遙望見，陛下當時亦仙源。」

國王覽畢，又叩首曰：「天仙詩云，寡人原亦是仙班之人。今寡人失了本來面目，乞天仙大發慈悲，同寡人回朝，指引寡人迷路。」長生曰：「陛下既有出家之心，野人同陛下回朝。」國王大悅，同文武隨長生回朝。文武各散，國王同長生祖師，在淨樂宮宴齋。正宮皇后乃是玉堂公主，聞國王接著天仙到殿，甚有威靈，即出宮參拜祖師。觀見祖師堂堂一表，人物清奇，唇紅齒白，便有着戀之心。將言戲之曰：「天仙這許美貌，得我明日生下一個太子，有此秀氣，妾心足矣。」祖師聞言大驚，作詩一首答曰：「道在紅塵月世修，全憑戒行作根由；宮人要我為非事，今生難會再來求。」

祖師言罷，護法神在半天，見祖師出再來求之句，料其凡心未絕，變一宮女，即從空中下宮來點化祖師，即向祖師壇前問曰：「你道我是誰？」祖師曰：「你是宮中宮女。」護法神曰：「汝尚不知，我乃是你護法神朱禮是也。」祖師曰：「你變宮女來此為何？」護法神曰：「我在半空，聽知你許皇后詩中，誓願再來之句。自古聖人不亂言，亂言要墮輪迴，去與皇后結髮，完前詩句，方能復入佛境。」祖師聽罷大哭，那宮女騰空而去，祖師哭成一病，不過七日而身故矣。成安國王聽知大哭，即備棺槨葬紫金山。又不過七日，那正宮皇后見祖師身已死，思量傷感，亦一命歸泉矣。國王大哭，亦具棺槨葬於紫金山。國王即立鄧妃為後。祖師化一道金光，投入鄧妃胎中。鄧妃於甲午年十一月十八日午時，生下祖師，形貌端正，人物秀麗。成安大喜，取名叫做玄明。

卻說正宮皇后死後，亦去一富家出世，其家姓李。當日生下之時，滿室通香，取名叫做香娘。祖師為國太子，大定三年大婚。即選香娘為後。一日，國王升殿，有西蕃國名哥裡天兒者，進一銅鼓，厚有一十二寸，遣使進到哥閣國中，傳表官進上國王。使臣奏曰：「我主有旨言，國無定例，要分大小。言我國有銅鼓一隻，厚有一十二寸。我主命進伊國，伊國有人能射透此鼓者，便為上邦。若射不透便為下邦。遞年納貢我國。」國王聞言大怒，出下聖旨，問誰能射得銅鼓者，官上加官。鎮國將劉飛虎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兩臂有千斤之力，出班奏曰：「我主勿憂，西蕃進來此鼓，臣能射得。」王大悅，賜御酒三杯，當殿射之。劉飛虎謝恩，在殿上掛起銅鼓，左手挽弓，右手搭箭，一箭射去，其箭只入銅鼓半寸，滿面羞慚，俯伏金階。國王十分煩惱。玄明太子年方七歲，在宮中聽說，出宮奏曰：「此鼓別人射不得，要孩兒方才射得。」國王曰：「蕃鼓厚有一十二寸，適才鎮國將劉飛虎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尚射不得，你今年才七歲，焉能有此氣力？」太子曰：「人不論大小，父王高枕勿憂，看兒射之便見。」國王大悅。太子將蕃鼓吊上高處，在金殿上離百步之外，左手挽弓，右手搭箭，叫過蕃使，向前問曰：「倘我若射得此鼓透；你當如何？」蕃使曰：「年年朝貢汝國。如射不得，要貢我國。」太子喝曰：「鼓射一透，汝頭亦要落地。」蕃使想太子不能射得，微微冷笑。太子言罷，看定銅鼓一箭射去，其箭沒羽，將銅鼓射透。眾將喝采，國王大悅，太子即命斬此來使，將首級號令。太子叫過蕃卒，吩咐云：「本當亦斬汝等首級，留汝等狗命回去，叫你國王火速前來進貢，免我國征討。」眾蕃兵驚得膽戰心慌，抱頭鼠竄而走。國王設宴，大會群臣不題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太子提兵退蕃軍

卻說蕃王哥裡天兒升殿，左班文臣毛搭海、李一云，右班將軍劍開破兀術、順清。眾文武山呼畢，傳表官報說：「蕃卒回翰。」蕃王宣進。蕃卒奏說哥閣國太子射透銅鼓，斬使命事。蕃王大怒，傳旨即出動蕃兵五萬，差毛搭海押兵，劍開破兀術為先鋒，順清為副將，各賜御酒三杯，謝恩出朝，一直望哥閣國發進不題。

卻說哥閣國王年六十有一，見太子有能，大宴群臣，禪位與太子，太子百拜即位，年才一十三歲，將為定大元年。眾臣朝見，太子設宴，共樂太平。未有三個月，一日太子升殿，傳表官奏曰：「今有西蕃哥裡天兒，用毛搭海押兵，統蕃兵五萬，殺到俺國。」太子聞奏大怒，即令保駕將軍趙士能總兵，馬孟明為先鋒，李士級為副將，與蕃軍對敵。趙士能謝恩出朝，統兵來到劍關下寨。次日平明，兩軍對陣，蕃將兀術出馬，南軍孟明出馬。二人大戰，馬孟明大敗，走入關內。次日趙士能親自督大軍出戰下關。蕃將毛搭海亦押兵出。自辰至未，南軍大戰蕃將不過，大敗走入關中，緊閉不敢出戰。即差人持表奏知定大王。大王接得表章大怒，欲自出征。眾臣奏說不可。定大王曰：「朕若不去，何以計之？」眾臣奏曰：「朝中未有主將，望我王可出一榜文，倘招得一員上將，何愁戰蕃將不退。」定王依奏，即出了皇榜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天尊點化玉帝

卻說妙樂天尊在空中，見玉帝化身降生在哥閣國為王，自思若不去點化，度他修行，恐破金身，則難還原矣。言罷，即在雲端上搖身一變，變一道士。即下凡來，到五鳳樓前去揭榜文。次日定大王升展，傳表官奏道：「有一道士前來樓前揭榜。」定王傳命宣進。道士到殿，山呼畢。王問曰：「卿揭孤之榜文，來見寡人，卿有何能退得蕃兵？」道士奏曰：「臣雖不才，曾得異人傳授，能令飛沙走石，呼風喚雨，何愁蕃兵。臣能一戰破蕃兵如風偃草。」國王聞奏大悅，問道士曰：「卿此行要多少兵隨卿出戰？」道士曰：「不用一人。」國王曰：「蕃將數十員，蕃兵五萬，卿奏不用一人，單身而行，孤恐卿寡不敵眾。」道士奏曰：「陛下不必憂慮，小臣自有分曉。」國王聽罷大悅。道士出朝，直至交劍關，與趙士能相見已畢。來日平明，蕃兵又在關下索戰。小軍飛馬來報說蕃兵圍關辱罵。道士即別了眾將，於關樓上面披髮仗劍，手持一把七星劍，捧一碗清水，口中念動真言咒語，吩咐大開關門。一霎時天昏地暗，飛沙走石，自空而來，一直打向北方。道士在關喝號。南兵看見，一湧殺出助戰。蕃兵走避不及，手足慌亂，打得頭破腦裂，百無一生。可憐五萬蕃兵，一個個不能走脫，後仰止餘先生觀到此處，有詩歎曰：飛沙一起石濛濛，雄兵叫苦亂如蜂；雲散不聞蕃將語，惟見屍骸滿陣中。

卻說妙樂天尊作法，用飛沙走石，霎時間打死蕃兵五萬，不留一命，領眾回轉朝中。定大王升殿，傳表官奏說道士得勝回朝。定大王大喜，宣進山呼畢。王曰：「寡人天下，非卿不能保矣。寡人封卿為一品當朝，拜國師。」道士曰：「臣不願為官。」王曰：「卿不願官，莫非金寶美女？」道士曰：「臣不要此。」王曰：「然則卿要何事？」道士曰：「臣今平服蕃邦，欲終南山見師父，過十餘載再來請受封。」王聞言，只得隨道士，傳旨命眾文武官送出朝門。道士辭別而去。

不覺時光似箭，日月如梭。玉帝化身，在哥閣國為王享太平天下，有十年矣，生有一子。一日，妙樂天尊在天宮打坐，見哥閣國王漸漸滅了本來面目。自思我十年前曾助金關退兵，亦欲度金關還原，因其無子，今有子矣，若不速度，恐害金身不便。言罷即下凡來，人見國王。國王曰：「卿今來意，欲為官否？」道士立於金階云：「常聞漢武帝，愛及秦始皇；俱好神仙術，未逢引境郎。君得聞道者，尚迷不付量；急別恩和愛，免墮見無常。」

國王聽罷大驚，問曰：「卿何人也？」道士曰：「天中人也。」王又問曰：「何以至此？」道士曰：「為君至矣。」王又曰：「為孤何事？」道士曰：「貧道見君久戀富貴，不知回頭，聞君立冊太子，不日必別人世矣。貧道不忍見聞，實欲指陛下免死之路，棄去恩愛，撇富貴，了貪心，則可免死。」王曰：「如得此路，恩莫大焉。乞師明以教我。」道士曰：「如有真心出家，可即離殿拜我為師。」王聞言降階下拜。道士端坐不動，曰：「我先往，勿得食言，可速來也。」言罷出朝。王起送之。國王回朝，回至殿上，文武眾臣，俱伏金階啟奏曰：「幽冥之事，難以准信，我王焉可聽道士之言，而棄萬乘之國乎？」王聞奏，如風過耳，半言不聽。王即傳旨宣太子入朝即位。太子阻父大哭。滿宮聞此消息，俱各向前，千言萬語，解勸不聽。國王立意出家，太子只得即位。宮娥各散，國王與皇后太子，不忍分別。國王作詩一首云：繡錦江山焉舍別，恩愛妻兒不忍離；猶恐稍遲無常到，割脫凡塵免著迷。

國王題罷，皇后、太子徘徊眷戀，不忍分舍國王。國王心如鐵石，無半點淚下，一心只要出家。眾文武同太子送出朝，至三十里，思音太子大哭。國王曰：「吾兒不必下淚。為父者去心難留，他事不必言，惟以社稷為本，孝道為先，勿使民被其累矣。」言罷，與太子分別而去。太子悶絕於地，眾文武扶太子上馬，回朝即位，國號為開明元年。太子大赦天下，眾臣拜賀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國王去蓬萊山修行

卻說國王自別了文武、皇后，太子。孤身行了一日。天色將晚，忽見道士自前面而來。國王下拜。道士曰：「子來矣，事定矣。」國王曰：「師父，弟子一心出家，何事不定？」道士曰：「汝國富矣，今去矣。」國王又答曰：「師父，弟子一心出家慕道，何思復返故國享受？」道士又曰：「山中苦矣，饑又寒矣。」國王又答曰：「弟子一心求師，何懼寒苦。」道士微笑言曰：「弟子既有真心出家，跟我入蓬萊山。」國王唯唯領命，隨後直至蓬萊山中。但只見：桃紅柳綠滿眼，青山隱隱堪誇，耳聽鶯啼猿啼，真乃神仙造化。青松嫩柏屏列，雲連山上奇花。岩中瀑瀉甚相加，無易萬年景價。

卻說妙樂天尊變一道士，引得國王，在蓬萊山中，建一茅庵，日夜與國王講經說法。一日，天尊教國王坐煉之功，恐國王凡心未了，心生一計，言曰：「我今愛食一桃，汝可下山去買來供我。」國王唯唯應諾，即離山中去買桃不題。

卻說妙樂天尊見國王下山去買桃，即搖身一變，變一美貌年少女子，去街上賣桃。國王見女子捧桃來，近前問女子買桃。女子曰：「我此桃乃是一個樹只生得一個桃，要賣千兩黃金。」國王笑曰：「縱是一樹結的，亦不值千金。」女子曰：「你若不出千金，妾乃寡居，見君堂堂一表，願奉桃與君，成就一對夫婦如何？」王曰：「貧道乃出家之人。」女子曰：「出身還俗，古之常理。妾家頗有千金之富，君若不棄，足可以享用矣；君若執迷，恐悔之不及。」國王亦不答話，別了女子，從四門去尋買紅桃，遍處沒有。又見那女子又捧桃來，向前言曰：「君勿錯過，後會難逢。」王不答。

女子又曰：「君今實意不從，肯與妾接來生緣，妾即將此桃送君。」國王自思曰：「來生之事，那裡去會，許之不妨，如其不許，則無桃矣，怎生得見師父？」遂對女子言曰：「來生可許，今上決難從命。」女子笑曰：「君既肯許來生，妾桃付君，君勿失言。」國王接過桃來歡天喜地自言曰：「若不許他來生，安得此桃？」喜之不勝。

回至山中見師父，將桃獻上天尊。天尊變回本相，接過桃來，言曰：「弟之下山買桃，為何破戒？」國王大驚，答曰：「師父是何言也，弟子下山，未有一毫差錯，安得破戒之事乎？」天尊笑曰：「你曾與女子許再世之願有乎？」國王答曰：「不敢瞞師父，弟子下山買桃，遍處未有，只有一女子捧有桃賣。弟子向他買，她要弟子與她成就夫婦之情，才肯賣那桃與弟子。弟子不肯。那女子又云，說你今生不肯，許下我來生宿緣，我桃子亦送你。當日弟子若不許他，又無桃得回見師父，只得許他來世之事。此弟子出於無奈，安有實心許之？此事明明弟子之謊言，何得為之破戒？」天尊又笑曰：「弟子汝迷矣。自古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安有可謊者。汝今既許那女子結來世之緣，前功廢矣，又要墮入凡胎。」國王聞言大哭，言曰：「可免得否？」天尊曰：「學道之法嚴謹，天地無私，安可免得？務要再生修煉，方能入道。」國王叩頭問曰：「若不能免，望師父發慈悲之心，墮一沒恩愛處，早得仙道。」天尊曰：「哪有沒恩愛之所？汝今種有善根，正因念頭差錯，方才要墮汝。今若去投胎降生，來生必得入善之門，不必憂矣。」國王曰：「師父，墮弟子往何處投胎？」天尊曰：「我慧眼觀見，西霞國王行善三代，今未有嗣，方建醮求嗣，墮汝去此處降生也。」國王聽罷大哭，絕食七日而終。

天尊將國王肉身擲入海中，與魚蟹食之，完捨身之願，即招轉三魂七魄，送去西霞國中投胎不題。不知後來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天尊二度玉帝

卻說西霞國王李天富，年至四十無子。一日升殿，聚眾文武議曰：「寡人今年滿四十，未有一子傳位，當如何之？」文官彭良、彭理、周士榮，武官郭春、日吉眾臣奏曰：「臣等聞祈嗣者，惟許天醮有驗。我主可虔心齋戒建醮，天賜一子，未可知也。」國王依奏，即著殿前指揮孟英搭壇，擇日建醮。至吉日，莫善玄皇后同國王親自登壇行香。天尊慧眼一見，將三魂七魄擲入皇后肚中。醮罷一月，皇后果然身懷有孕，國王大喜，大宴群臣。

不覺時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莫善玄皇后身懷有孕三年零六十日，未見分娩。國王一日升殿大怒，宣皇后出宮問曰：「古來孕婦十個月而生，今汝懷胎許久，諒其必是不正之胎，心中懷疑，欲殺汝矣。」皇后大驚，奏曰：「臣自我王建醮後，承君寵愛，身懷有胎，安有不正。乞我主容臣回宮三日，若再不生，願自盡見陛下。」國王息怒依奏。皇后回宮，兩行珠淚，歎曰：「妾本無他意，未卜前生作何孽。今生嫁與極貴之尊，四十無子，偶然懷此異胎，喪吾命矣！」言未畢，忽然腹中呼曰：「娘勿憂。我乃善人投胎，父王有怒，可奏說昔日太上老君，曾在母肚中八十三年。」皇后聽罷，言曰：「雖然昔有太上老君之說，你是善人胎，此時你父親不信，限我三日。縱你是好人，若不降生，三日後汝父將母戮之，不孝自然。」兒又在腹中答曰：「母親勿憂，不才今夜戌時離懷，只恐驚動老娘。」皇后曰：「你可快快降生，母死無怨矣。」言罷，肚中隱隱而痛，嘖嘖然有叫產之生，宮娥紛紛然趨侍。

俟至西未戌初，祖師離了母腹，乃是紫雲元年三月初三日戌時降生，毫光閃閃，滿室異香。宮娥進看，卻是一男子。宮娥出奏國王。國王親自（缺字）排駕進宮，吩咐抱太子出看。宮娥將太子抱出，國王御眼觀看，只見太子生得容貌端正，心中大喜，次日平明升展，大排筵宴，歡宴群臣。眾臣慶賀，國王大悅，即代太子取名叫作玄晃太子。眾臣退朝。

不覺光陰易過，轉眼西霞國王又享十五年太平之基矣。一日，國王升殿，眾臣朝罷。國王曰：「孤今年五十有八，年亦老矣，懶治國政。今者太子長成，孝道可觀，堪為一國之主。孤今傳位於太子玄晃矣，爾等之意如何？」眾文武俯伏奏曰：「我主慈愛之君，太子孝順之主，豈有不可？」國王大喜，即宣出太子。太子至殿，山呼畢，國王親捧國璽付太子。太子行二十四拜，跪接玉璽。國王退入養老宮，太子轉身即位，大赦天下，宴眾群臣。出旨選三十六宮、七十二妃。自十五歲登基，治太平基業一十五年。正宮皇后范氏，生下一子名繼昌，年有一十二歲，聰明伶俐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妙樂天尊自送祖師三魂七魄去西霞之後，有三十年，恐祖師貪心不厭，迷卻本來面目。一日在雲頭，看見國王要去拜會，駕一祥雲墜下西霞國城外，欲要轉祖師回頭。遠遠遙望，見國王擺駕而來，天尊將身一變，變作一道士，在路旁坐下，不言不語，若泥壁如來。前官喝去不動，回奏國王。國王曰：「若不懼孤者，莫非是一有道德者？待孤駕至一觀。」駕到道人身

旁，道人亦不動身。國王見道人容貌端正，自思必是好人。吩咐手下住駕出輦，來與道士施禮。道士動身回禮畢。國王問曰：「道士因甚坐於路上，不言不語，必有其故？」道士曰：「臣無他故，見陛下走錯路頭，欲來指陛下迷路。」王曰：「寡人有前官引路，何曾有錯，要卿指示？」道士曰：「前官只能指陽間今生之路不錯，臣來指陛下陰間來世之路。」王曰：「聽卿之言，能指來生之路，莫非仙乎？」道士曰：「山人也。」王又曰：「卿何以知來世？」道士曰：「夫知今生即知來世，知樂極即知生悲，知聚會即知離別。莫言來世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」王又曰：「何以見得？」道士曰：「昔日梁武帝曾有詩云：名利虛花水上鷗，酒色財氣似牽牛；眼前逍遙容易過，久後終是一枯骸。」

王聽罷，言曰：「卿既知超生免死之方，請回孤朝中，指示孤之來因。」道士聞言，假作戰驚之狀，大哭奏云：「臣因十歲出家，今四十有五，未曾敢錯了念頭，決不敢入地獄之門。」國王聞言大怒，呼駕前指揮韓通斬道士。道士容貌不改，奏曰：「斬貧道不妨，且問我主原是甚人降生？」王曰：「吾不知之，汝知之乎？」道士曰：「貧道安有不知？」國王曰：「汝亂言可知百世，將何以考？分明是汝脫死之言。」道士大笑曰：「安無考證，將言抵死。」國王曰：「將何以證？」道士曰：「可命取水一盆，照之便見。」國王聞言，即命韓通取水一盆來到。道士請國王去照。國王一照，見一仙與玉帝對鏡講話。道士問曰：「陛下曾見甚物否？」王曰：「無他，止有一仙與玉帝講話。」道士曰：「請王再照。」王又照見小盆有一頭牛，在田耕鋤。道士又問曰：「此回見什物否？」王曰：「亦無他，止見一頭牛，在田中耕鋤。」道士曰：「陛下省得否？」王曰：「不知。」道士曰：「玉皇大帝乃陛下之魂化身。仙人乃陛下今生可修者。陛下今生不修，來世即為牛矣。此現三世之形容。」國王聽罷，心中疑道士行妖法，謊他修行，傳旨令韓通向前斬道士。道士見韓通近身，吹一口氣，將韓通吹倒在地，駕雲騰起半空中。國王一見道士騰空，悔之不及，望空下拜，欲求赦前罪過。道士在半空微笑吟云：「富貴誰不欲，貧窮誰所受？貧修而能富，富迷終受窮。泰極終遇否，否極有泰來。貴高難免死，樂極見悲哀。畜前人所目，人後畜中排。君不離樂處，難免為牛態。成畜如此若，萬劫不復回。」

國王聽罷大驚，伏地告曰：「寡人願歸依仙長，欲離國中，何處修行？」道士在空中答之：「真心歸佛道，早入靈鷲山。」國王唯唯依命，於青華亭上坐下，對群臣言曰：「孤今棄國出家，去靈鷲山，汝等眾臣，不必隨駕，可回朝立孤太子繼昌即位，各以忠心扶國。」眾臣俯伏奏曰：「天下修行者多，豈有凡胎能為仙者？況且陛下為君，視民如子，焉有輪回隨畜之報？此必妖術無疑。乞陛下參詳參祥，免有他日之悔。」王曰：「寡人去心難留，非卿等可諫，死不入國，不必多言。」眾臣只得從旨。又奏曰：「陛下此去，當用數百人為保駕，臣等方才放心。」國王笑曰：「孤在國，知有此軀，出家則不知矣？何用保駕？卿等不必再言。」眾臣只得眼送國王，至望不見處，眾臣回朝。

國王孤身一人，人在山中。妙樂天尊先在石巖壁下坐定。國王一見拜曰：「乞師父指引弟子迷路。」天尊曰：「子來矣，可起立於旁，聽吾說法。」天尊即將本來面目，陰陽地獄輪回說了一遍，再將苦行、坐忘本身修煉，又說一遍。國王俯伏拜謝。天尊又曰：「可對天受戒。」王即對天跪下。妙樂天尊又代國王受五戒，講經說法。天尊駕雲上天而去，撇下國王一人在山修煉，饑食青松，渴飲流泉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眾臣回見皇后、太子，從頭將遇道士駕空，國王入靈鷲山一事，說了一遍。皇后、太子大哭，即欲排駕同太子去尋國王，眾臣奏曰：「天下不可一日無君，娘娘若要去尋回國王，必須先立太子即位，七七四十九日，然後方可離朝去尋國王。」皇后依奏，即立太子繼昌即位，國號為嗣祥元年，大赦天下，設宴群臣。至四十九日，皇后命太子去靈鷲山看父。太子升殿，傳下旨意，吩咐排三乘車駕：一乘坐坐，一乘太后坐，一乘空行，候接父回。又吩咐大小官員，各帶好香，一路焚點。又吩咐駕前指揮李通、吳進，帶三千御林軍保駕，直至靈鷲山。眾臣得旨，吩咐一隊隊整齊隊伍笙簫鼓樂緩緩而來，直抵靈鷲山下，滿山尋之不見。後去到一處，四面青松，左有鶴舞，右有猿吟，有一大石壁，深八丈餘，裡有一座，國王坐在團上，不似人形，骨瘦如柴。皇后、太子向前看見，相抱大哭，眾臣無不傷感。皇后、太子跪告父回，國王但默默而坐，半言不答。只見一剎時間，風雲大作，對面不見人。一陣狂風，將國王不知吹去何方。雲收霧散，皇后、太子一看，不見父王。太子大哭。眾臣向前奏曰：「雲霧迷漫，乃天意拆散我王恩愛。今者不知去向，難以尋覓。太后可同聖上回朝。出榜張掛，有人知國王去向，再作商議，不然則難尋矣。主母、陛下慟之枉然。」太子依奏，只得同母回朝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